

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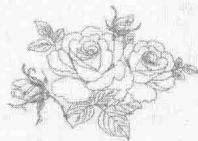
月 下

MINGUO NVZUOJIA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冯 铿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

月 ／ 下 ／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下 / 冯铿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 1

(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604 - 5

I. ①月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
①I24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74579 号

选题策划: 马合省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.25 字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MINGUO NVZUOJIA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

目
录
—
contents

001	一个可怜的女子
004	月下
007	从日午到夜午
010	默思
013	风雨
016	海滨
019	开学日
024	夏夜的玫瑰
029	觉悟
040	C 女士的日记

目
录
—
contents

048	乐园的幻灭
057	突变
069	小阿强
075	贩卖婴儿的妇人
081	遇合
093	友人 C 君
103	无着落的心
115	最后的出路
214	重新开始
274	红的日记

一个可怜的女子^①

猛烈的太阳，正高高挂在天上，射得四周的天空，连一些云霞都没有。人们在屋里摇着扇子，还怨道没有一点凉气呢！那田里的禾，被这太阳的光线射着，都低了头，弯了腰，表示它不能和这强权者宣战的模样！

这时田里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上面穿了领七空八洞的蓝布衫，下面穿一条百结的黑麻布短裤；面上布满了手甲的伤痕，和一块块的红肿；额上的皱纹积得有成十来层，不知的或者想她是几十岁的人呢！她脸上和手足，又好似戴上一层黑膜一般；这些都是她成十年来悲苦的成绩。她手里拿了一枝镰刀，曲着腰把成熟的禾稻一把把割下。通身的汗像菽米大一颗颗流出来，透得衫子都湿了。一会，她觉得热不可耐，而且力竭神疲了。她举起头望着对面几株大树，绿叶满布，树下很是浓荫，二三只狗儿在那里打瞌睡；

① 原载 1925 年 9 月汕头《友联期刊》第 4 期，署名冯岭梅。

那夏蝉也在树上唱歌，表示它的得意。她看了这般情景，眼眶里的惯泪，不觉簌簌地滚下来！她咒诅太阳，她又怨恨她的身世，为什么连狗和蝉都不如呢？她一面拭泪，一面仍旧继续她的工作。但是身体终于忍不住，竟和她起了反抗了！脑痛得要裂，口渴得要烧，偏偏那树里的狗和蝉，和似乎透出来的凉翳，都好像引诱嘲笑她一般！她决然弃了工作，走到溪边，捧些水饮下。又到树荫里，脚儿一伸直，倒下去。觉得腰脊好似铁打般的酸痛，几乎动弹不得。她再也起不得身，就闭眼略躺一躺。

停了一会，扑的一声，她被打了一个耳光！她吓得跳起来看时：原来是她的婆婆站在面前。她觉得身体的温度，骤降低了几许，浑身打颤起来。还有她的小叔也站在一旁，她才知道婆婆命他在那里监督她的工作。那时婆婆把她的手一拉，狠命地牵向屋里去。

邻家的张婶站在门口，听见伊的惨呼声，不觉叹口气道：“李婆又虐打媳妇了！贫家人无力养育女儿，宁可出世把她弄死，不要做人家养媳，活受这磨难。”说完很觉伤感。

太阳渐渐斜西了，她婆婆站在门口喊道：“阿香还不回来炊饭么？”她连忙丢了田具，走向灶边去。婆婆口里还唠叨地发话道：“平日天犹未黑，就赶快炊煮，快点充满你的烂肚。今天却和我斗气，要我们受饿。今晚偏不给你吃，看你待怎地？哼！你这烂骨头！自九岁到这里来，带累公公也死掉了，丈夫也日见不成材，赚的钱都在外边打混，却要我养你，这都是你命硬克伤所致！啐！我有朝总要把你……”

夜深了，小小的崖子里透出一线灯光。她独自一个坐在房里，右手一转一转纺着纱，泪痕布得满面都湿。可怜她自今天四点一骨碌起身，到此时——十一点——还没得休息，目前积下的头晕，肚痛，因上午受了一顿毒打，晚饭又不得吃，到了此时，忽然满眼金黄，不省人事，连人带椅都跌落地下！

明净的月儿高挂空中，伊的光亮从云中透过来，照得地平线上发出黯黯的色彩，仿佛现出凄凉景象来！这时她一步步悄走出屋外，到日间捧水吃的溪边坐下。原来她晕醒后，已经怀了死志！恍惚听着命运的神和她说道：“你的痛苦已受够了。你丈夫既不成人，你父母又都死掉。世界上一切都不值得你的留恋了！死实在快乐……”

可怜她竟信了这话！只听得扑通一声，浪花四溅，她已离开人间的地狱，到天堂去了。月亮又在云里钻出来，但伊好似不忍见这惨剧，仍旧躲入云里。这样，大地又现出惨淡的旧观了！

明天她婆婆找不见她。忽然邻家的小童报道：香姑已死在溪里了！她婆婆也觉有点懊悔，说道：“此后没人和我做工了。”

唉！当这女权伸张，人道盛倡的二十世纪，尚有此等怪剧出现，我们应该快谋救护的法子啊！

月下^①

这时伊正坐在窗边桌上的灯下缝衣，右手一起一落动作的姿势，在墙上映出同样的黑影来。房里除掉这两种摆动外，什么东西都是静止着。

这房里陈设的器具，华丽而且簇新，假使无论谁第一次进去，他的嗅觉便有一种油漆气味。照我们的旧习惯上想去，就可知这房子的主人，是新近才结婚的了！

伊偶而抬起头，向窗外一望时：D字形的月亮，挂在深蓝色的天空，正和伊相对。伊的眼光，不期然而然地给她吸住了！手中的工作，骤然停止。一会，伊立起身来，收了缝衣的工具，把灯儿吹熄了。同时雪般白的月光，铺满桌上，和伊站着的部分，全身好似浸在清辉里。伊重新坐下，再抬头向她凝视；觉得她的光，不特照到伊的身，竟好似射入伊的心一般！伊回头斜向窗外

① 原载1925年9月汕头《友联期刊》第4期，署名冯岭梅。

看去，广寂的空庭，似泻满水银，几株夜合树枝叶的黑影，很明显地映在地上，真像一幅图画。伊忽然想起去年的月夜里，和姊妹们在自己家里庭中静坐默谈，或者携手踏月，饱尝她这温和皎洁的光亮。现今呢，月儿依旧，但是伊只好在房里凝望，不能到庭中畅意地玩赏了！伊想到这里，不觉把数月来的新环境，在脑子里一幕幕地表演着。

“当伊才来这里廿余天的时候，伊偶到小姑房里一下，——离伊的房子只有数尺远——给婆婆知了，说伊：‘不知礼节，做新媳妇便过家舍了。我们是世家大户，比不得……’伊听妯娌们和伊说：‘嫁来这里，要到老时讨媳妇了，才能行到门外和庭中去！……’因此伊只好和蛰伏着的昆虫一般，除三餐吃饭的地方，和早晚到家婆尊长处问安外，终日只有密坐在房里缝衣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而且一举一动，都要学成泥人，说话高声些，走路行速些，粉抹得不白，花带得不多，人家就批评伊：‘轻佻，没规矩，不配做大家媳妇。’吃饭要站着不敢坐，对人要装出卑污的礼节……凡此种种，伊只有气不过时暗自流泪罢了！又有一次，伊穿了白鞋，给婆婆看见了，气得发昏！把伊大骂特骂，说这是恨她——婆婆——咒她速死的表征……不要这样的媳妇了，要送回母家去！……后来受了调停，才算平息了。伊真不解：色彩不过是和太阳光线的吸收反射各有不同罢了，穿白鞋就致这样天大的罪状吗？可怜伊薄弱的心灵，怎经起这样的播动呢？伊现在的生活，是和奴隶，木偶……一样的！丈夫呢，是个纨绔子，将来也没甚希望。现在只来数月，已受了许多恐惧，羞愤，悲哀——后来的日子正长着呢，如何忍受……”

伊这时心儿好似千万根绳索勒住一般，伊哭了！眼泪断续地流出了。任月亮怎样的可爱，伊却低下头，伏在案上，两肩上下地耸动着。

“自杀吧！人生已没有乐趣和留恋了。”伊哭了很久，再这样

想着，“但是怎舍得时时在念的母亲，唉！母亲啊！你是爱我的，但这种环境，是你使我蹈入的呀！……”

十四，六，一

从日午到夜午^①

是夏天的一个中午时候。她手里拿着一个不很大的筱袋，里面放着数本教科书，和一些铅笔、手巾等东西；右手握着一柄伞儿；站在门槛，举目看这满地炎阳，眉头不由嘱咐地紧皱，眼睫也微微地合拢起来！

她握着伞儿，一步步像探险般行去。脸上给太阳光的线射到，真似行近火炉边一般！脚儿蹈在地上，却像炙在传热很强的红铁上一般！扑面的风儿不但不感到凉快，而且正像一百度底的水蒸气一般温热，含着一股令人皮肤起不快感的怪气！她想：“这风儿真似社会上那卑恭、谄媚的脸色一般难受！”延长的马路，在她眼前伸展着，虽然望去似乎很难到尽头，但在不知不觉的进行间，看两种的电杆，却一枝一枝地过去了！“人生的历程，正是这个象征呀！”她心里这样想后，口里微吁了口气。举目望

^① 原载 1925 年 12 月 15 日汕头《友联期刊》第 5 期，署名冯岭梅。

路上的行人时，因为太阳的光线太光芒的缘故，他们的面孔上，都紧张着，和露出困苦的形神。而且任他平日是如何苍白的人，这时脸孔都像染了胭脂一般！再看那奔驰的车夫时，他那赭黑的背上，汗珠映着日光，真起了闪烁……！“人生究竟是为受苦而来吗？”她怀疑自己重复问着！

太阳已斜向西方去了，一度地显现，又是消灭，紧紧地躲在天末的浓云里，可是，它犹卖弄它的神通，把最后的薄弱的光射发出来。这时她充满劳倦，低着头沿归途行去。看地上倒映的影儿，狭长得似一条直线，比自己身体的高度，几乎在“一与三之比”，随着她行路的姿势摆动着。“人生哪一件是真的呢？连自己的影儿都有变幻啊……！痛苦！又何必以为痛苦呢？看作快乐便是快乐了！……”她心里的思潮，跟着脚步儿一步一步地推想着。忽然一辆汽车，托地奔来，放出山鬼一样的叫声，把她的沉思震打了！慌忙举起头来，行向路边；眼光偶而斜去时，见车里几个男女的笑容，风驰云涌地过去了。她仰头一望，小鸟像撒粟一般多，在空中四面飞翔。“鸟儿呀！你们只要低下头，那么，树林，电线，何处不是你的归宿？只是茫茫的人海，那些像小舟般漂泊的人们，正不知岸地在哪里呢？”

入室一阵药香扑鼻。母亲问她热么？会不快么？又怨她怎不静养多两天，便悄悄地去了？说完，忙把扇儿轻轻地扇着她，左手伸到她的额上，把微汗拭去。她呆默然坐在母亲身边，早间所受的一切痛苦，都化作轻烟飞去了！她想：“人生虽是苦恼，没意义，但是有这伟大、沉绵的‘爱’做代价，便是怡乐、甜蜜的了！”

晚上，母亲嘱她早睡，不要用神！她只得强闪眼睛，睡床

上。可是街上嘈杂异常！小贩的叫卖声，大人乘凉的谈话声，孩子顽耍的笑声、跳动声，……扰得她平静的心潮阵阵波涌起来！她想：“这时，如果在柔波万顷的海边，繁星满天，和爱友携手密谈。看远处隐约的山峰，和海上数点明灭不定的渔灯，静听海潮卷来的潮音，是多么怡乐！……这时如果月明天清，在丛林清溪围绕的小屋楼中，倚在母亲的身旁，静看天上水中的月亮，远望绿波在月光里荡漾的禾秧，嗅着清风送来的不知名的花香，是多么陶醉？！……”她想得出神时，闭着眼睛，恍如身处其境！忽然一阵孩童的呼吼声，把她惊觉。一睁眼见漆黑的卧室中，由窗外透进一丝对面邻居的灯光来。她翻一翻身，又是重复地想着：“人生的要素固然是‘爱’，但却也离不掉‘自然’，‘自然’不用名山，大川，嘉木，奇卉，只要在幽静的乡村。有小小的清溪，山峰，花香，鸟语，赏不尽的皎月，明星，看不尽的自然变化……便很满足了。只可恨这样的环境，竟连这小小的要求都不能达到……！”

这时，夜幕已很深沉，约有十二点钟了。她索然坐起来，到栏杆去，下望街上悄然，人们已沉醉在睡梦中了。午夜的凉风，阵阵吹来。她怅然，爽然，仰望着深沉的天空，群星闪烁，回想早间的烦杂，有如隔世！

十四，八，二十

默 思^①

在一间不很大的房子里的靠窗的案上，她两手扶着头，皱着眉，很出神地看着一本书。

这时她忽然把两手松下来，身躯移动了一下，望一望窗外的天空，呼了口气，伸一伸懒腰，就势站了起来，在室中打了几个转。略一踌躇，穿上了鞋子，出门去了。

她是一个性情奇傲，鄙视一切，与众不同的人，虽然在表情上观察，有时她是有说有笑的人，但她内心的沉默，却谁也不能测度到。可是她却不是现在流行着的青年烦闷者。她以为世间的一切，只可用客观探索着；我自有我高洁的心，世间什么事值得使我纯超的心悲哀呢？……她是一个中学生，普通学科都有学习；但是她却特喜文学，她的希望是：受完中等教育以后，稍有

^① 原载 1925 年 12 月 15 日汕头《友联期刊》第 5 期，署名冯岭梅。

自立的能力，到乡间去教几个幼童，或者做她所会做的工作，同时沉醉于“自然”和“文学”；不要人知，也不知人。“宇宙间什么能令人神化呢？”“只有自然和文学。”这是她胸中自己时常的问答。这种抱负，自然在一般人心目中，要说她是消极……！但是她却不要人家的了解。她的努力，有谁能得知道？她镇日处在这繁嚣污浊的都市里，过她机械式的刻板生活！下课时只有埋首在她那四面都是书本的小房里的书案上，或者仰望着天际不可捉摸的白云——她凝思时惟一的良友。

今天是一个星期日。她在上午便温习功课，看书，一直到这时——下午六点。她除和小侄说几句孩童话之外，成天里几乎未开过口。这时，她觉得有些困倦，想到外边去散步一下。

她背着手缓缓地踱着，到了马路。车马游龙，行人似鲫，一幕幕趣奇的现象，和繁嚣的轮声，步声，在她眼前耳中涌过，波动。她讨厌极了！想回家去，骤然心里勾起一件事来！低着头沉思，两只脚儿不知不觉地只管向前走去。等到她觉得自己是出来散步时，急忙把心里的思潮压下，转身行向她尝独自徘徊的旷野海滨来。

太阳露着微笑的阳光和地上作别，映在平静的海面上，闪起淡薄的金花，不住地颤动，跳跃。天边的云霞，一抹都是黄金的色彩，可是已没有夏天那般的鲜红了。“啊！秋深了，地上的小野花呀！你还是这般得意招展。你崇高的快乐精神呀！……”当一阵凉风吹来，带着些清爽的秋意时，她自己这般说着。

她在近海的草地上打圈儿行着，脚儿踏着柔滑如茵的小草，眼光接触着那美妙的海山，心里觉爽适了一些。她想：在这种地方虽有略可接近的自然，可是一回头又是三面的崇楼马路包围着！想象在理想的乡村中，卧在豆棚瓜架之下，静读些心里爱读的天然化的诗，配着远处岩石间流泉的微妙的音韵，嗅着轻风送来的瓜豆的花